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檣杌萃編  
第五回 戒懷四知正言規友 政成百里密疏薦賢

卻說那惠蔭洲聽了刑名師翁陳仲言的話，心下很以為然，晚上，就將兒子叫到面前同他商量。增朗之心裡想：龍家三豔已經去了，坐在家裡無事，總不免想著，不若藉此散散心也好。就說道：「陳老夫子這話很是，兒子也二十多歲的人了，在家裡坐著終久不是事，出去閱歷閱歷，也可長見識。」惠蔭洲道：「那麼，明兒叫周德泉寫信到上海，托蔚豐厚替你捐足三班指省分業。但是，到那一省好呢？」想了一想說道：「廣東藩台包容齊方伯，他在江蘇多年，我做江都的時候，他辦提工局，同我共的很好。這人也還寬厚和平，易於伺候，廣東省官場局面聽說也還好，海道往來也還便當，不如到廣東去罷。」增朗之應聲：「是！」惠蔭洲說道：「你以後做了官，從前那些脾氣可全要痛改。這做官的前程是最要緊的，總第一要保住不出甚麼岔兒，那才不至於折本呢。無論甚麼事，總要格外小心，無論甚麼人，千萬不可得罪上司。吩咐的事體，無論是不是做得到做不到，總得把面子敷衍過去，就是有些能說不能行的地方，寧可教百姓吃點苦，萬不可同上司違拗。不拘他是甚麼樣子脾氣的上司，沒有一個不喜歡捐順風旗子的。你看我在安東那一年，上頭要辦蠶桑，那個地方豈是種得來的？我也叫沒法，自己下鄉，硬逼著百姓把已種的秫米拔了，種下桑秧，只有沿大路的一條地方如此辦法，裡面的地面我也不去同他們頂真。

後來上頭派委員下來查看說淮安府屬我辦的最好，就把我調了江都，還在折子上切切實實的保舉我。就是升補這通州，根子也還在此。至於紳士們，更要敷衍得好，來托件把事體必得要答應的。就是理短些，也要想法子替他斡旋。這其間利害所關不淺，我親眼看見得好處的、受害的皆不少，可為前車之鑒。

聖人說的：為政不難，不得罪於巨室。這真是做官的要訣。我今天這些話，皆是我十餘年來親歷其境，狠得了些益處的，你可不要當做耳邊風。」增朗之連連答應著：「是，是。」這是他父子家傳的治譜，有志做官的，卻都應該學學這部書上做官的法子，最多稱為學點，宦途總可得意的。但不知這做書的他到底做過官沒有？他做官又是用的甚麼法子？幾時見著誕叟倒要問問看呢！

增朗之看老翁沒有甚麼說話，也就退下來回到自己房裡，卻有一個白面郎君，陪著他少奶奶坐著，見他進房卻趕緊站了起來。你道是誰？原來他這位少奶奶猶雲娘是陝西人，他老翁也是個舉班的江蘇州縣，生了兩個兒子。一個呢，從小兒過繼與他一個堂房哥哥，在陝西原籍。一個呢，留在身邊，他在南京候補時候，有一位同鄉的同寅，因為犯了事後，往黑龍江效力，卻狠存了幾文，留與他一個姨娘，帶著個小兒子住在南京。

這猶雲娘的老翁，因為這位同寅臨走時曾經托他照應照應，他沒事就常去走走，卻連這位姨娘寒枕冷的苦處，他都照應到了，就同他生了這位雲娘小姐。又同這姨娘借了錢，捐了個大花樣，補了一個很過得去的缺。原同這位姨娘約定，到任之後接了過去同享榮華。他太太又早死了，家裡只有一個妾，這位姨娘心裡很為願意。那曉得到任之後，幾個月連封信都沒有。

這位姨娘就帶了那位老爺的少爺、這位老爺的小姐一齊來找他。他竟屏諸大門之外，連他親生這位雲娘小姐都不認，並吩咐地方保正，這女的如再不走，就要當流娼驅逐。這姨娘沒法，只得跑回南京江寧府裡，告了一狀。江寧府曉得他是藩檯面子上的人，鬧了出來豈不叫藩台為難？就叫他的幾位同鄉替他調處。這幾位同鄉斷的倒也公平，叫他把借的這姨娘錢還了，把這女兒領回去，彼此一刀兩斷。他拗不過公論，才把這雲娘小姐收回去的。惠蔭洲在江都任上，他也做甘泉，就彼此結了親。

後來他的兒子死了，媳婦永遠住在娘家，據說跟人逃走卻也不知其詳。丟下一個孫子，取名猶蔚，號叫子蒸，比雲娘小兩歲，從小兒姑姪兩個在一塊兒玩耍，就極為要好。雲娘過門之後，他的老翁不久也就身故，那個妾也別外嫁了人。這猶子蒸孤身無依，就來投靠這姑母。那增朗之是常常宿柳眠花的，全虧這猶子蒸早晚進來陪伴著姑母，替他解解悶兒，猶雲娘才不覺得有錦衾獨旦之感。這回見增朗之走進房來，就叫了一聲姑夫。

曉得今天姑夫是要住在房裡的，夫婦之間總有些秘密話談，而且天也不早，就走出來，雲娘也未相留。猶雲娘因為丈夫久不進房來，想說兩句門面上的醋話，繼而一想：丈夫今天受了他老子的許多教訓，心上人兒又都去了，何苦再去慳他？也就和顏悅色的相迎。說道：「你在老爺子那裡談了這麼半天，可還要吃口酒再睡？」增朗之說：「也好。」就叫丫頭燙了酒。兩個對吃了兩杯，收拾睡覺。這猶雲娘本來是個慣家，枕席上也還不減於水柔娟。今天要替丈夫開開心，更加著意奉承。增朗之覺得家雞風味也還不減於野鴛，倒也有個久別初歸的光景。

枕頭上又講起老子要叫他出去做官的話，這猶雲娘也極力贊成。

第二天早上，惠蔭洲叫周海泉寫信與上海蔚豐厚的金守峰，托他替增朗之由候選知縣捐足正班，指分廣東試用，並加一個同知銜。不多兩天，金守峰的復信來說，已經上兌，惠蔭洲就打發兒子動身，匯了兩千銀子與他為引見的用度，又寫了幾封京城裡當道的信與他帶去。增朗之到了上海，住的是長髮棧。因為家人們在房裡鋪設行李，就在房門口立著間看，只見間壁房間也新到了一位客人，年紀也只三十左右，問起茶房，說是杭州來的，聽說也要進京。正說著這位客人，姓范名承吉號星圃，是個杭州孝廉，他本由優貢用了知縣，因為還想會試占一個翰林，故未掣簽分發。近來聽見科舉將停，想著就點了翰林也沒有意味，倒不如就在州縣出山混混罷。此次也是預備到京掣簽引見的。彼此談起，皆無甚耽擱，就約著一同進京。

這增朗之見家人把房間收拾好了，就叫去僱輛馬車拜客。范星圃問他：「拜那幾位？」增朗之道：「要去拜蔚豐厚同新馬路的一位管通甫司馬。」范星圃道：「管通甫也是熟人，蔚豐厚也有往來，我們就同去罷，不過我還要攏一攏日升昌。」增朗之說：「那也很便。」范星圃也叫管家去僱車，增朗之道：「星翁不到別處去，我們就一車罷，熱鬧些。」范星圃說：「也好。」兩人同上了車，到了後馬路蔚豐厚，兩人帖子進去就請了。金守峰同范星圃是認得的，曉得那位是增朗之了，就說：「我前天接著周德泉的信，知道朗翁就要動身，計算今天是招商的船，大約朗翁必到，所以有個朋友約我去碰和，我還沒有去，不想果就等著，星翁倒也同來，可謂有趣之至，兩位是同來認識的？」范星圃說是同住在長髮棧，彼此談起都要進京的，結個伴熱鬧些。金守峰又向增朗之道：「實數已填好在我這裡，朗翁還是就帶去，還是臨走再取？」京裡頭我已關照，我們號裡招呼過，等朗翁自己到京換照。」增朗之道：「費心費心，實收暫時存在這裡，我臨走再取罷。」金守峰又同范星圃說道：「令岳大人前天由漢口匯了一千銀子來，是五天的期，那卻沒有甚麼要緊，星翁現在要用不要？」范星圃道：「那是預備到京用的，就托你們替我匯罷。」坐了一刻，范星圃說道：「我還要到日升昌去呢。」金守峰道：「今天就是日升昌的袁子仁，請我在周寶寶家碰和，這時候怕他早已去了，我看星翁不必撲這個空，回來我在江南春奉約兩位，順便邀了袁子仁在那裡會罷。」范星圃道：「也好，朗翁我們去看管通甫要！」

天已不早，讓他好去碰和，省得人家三缺一的老等。」金守峰道：「不要緊的，我已經交代他們，先替我叫花文蘭代碰著，你們看見通甫順便代我約他一約，我也不寫字兒了。」兩人又喝了口茶，就上了馬車去訪管通甫。

這管通甫是浙江紹興人，名字叫德寬，在上海住了多年。

他的交情最廣，沒有一省沒有托他辦的事體，也沒有一省的大員他不熟，他是個候選同知，年紀也有五十多歲，就在上海靠此混混，也不預備出山，他每天的應酬也就很忙。這天倒還在家。他們兩位進去，管通甫見了增朗之道：「台甫是朗之，我們是初會，尊大人卻是很熟的，前回賑捐保案的加街還虧尊大人代托的呢！」增朗之也說了些客套話。管通甫又問范星圃：「這回可是引見了？以星翁的才調甚麼官不可做，又何必點翰林？」又問：「令表兄鄭琴防近來如何？」范星圃道：「他光景可不好，到省兩年還沒有得過正經差使，他老太太近來又多病，真為難呢。」又談了些各省的外選調動，范星圃道：「我們還想到張園去逛逛，通翁可以同去罷？六點鐘金守峰約在江南春，托我們代邀通翁。」管通甫道：「我還有點事要到公信洋行去，找個朋友說話，張園就不奉陪了，晚上在江南春會罷。」兩人上了馬車到了張園，在安壇地方泡了茶。這天不是禮拜，遊人不多。增朗之是初到上海，看這

地方明窗四敞，淺草如茵，果然甚是有趣。忽見來了兩個靚妝女子，跟著兩三個娘姨大姐，知道是書寓堂子裡的信人，看他面目雖只中材妝束極為時款。坐了一會，來了一個戴金絲眼鏡的同著一個穿素的走到面前，看見范星圃連忙招呼說：「星翁幾時來的？」范星圃連忙站起來說道：「才到。」邀著一同坐下，這兩位又同增朗之彼此請教。這穿素的姓江號志游名師陸，是個嘉興副榜住在斜橋，從前同人家開過一個報館，他兩位哥哥皆很闊，時常接濟他些。那戴金絲眼鏡的姓冒號谷民名邦善，如臯廩生，是水繪園的後人，上年保了經濟特科沒有取，在望平街開了一個書社，兩人都是新學家的領袖。問起范星圃，曉得他要進京引見，冒谷民道：「星翁此次出山，真是同胞之幸，記得那回在這裡演說的麼？這遭坐而言的，可以起而行了。」范星圃道：「我們官卑職小，有何用處？」江志游道：「只要不忘初志倒也不在乎官之大小。」正在談著，忽見一個大姐在范星圃身上一拍道：「幾時來的？」范星圃回頭一看，是他做的信人林風雲的大姐，回說道：「今天才到。」看見風雲在那邊桌上，也彼此招呼，談了兩句，看看天已不早，各自分散，又叫馬車在黃浦灘兜了一個圈子。到了江南春，金守峰已先到，說道：「我也剛來，袁子仁還要在號裡轉一轉呢。」范星圃道：「管通甫我已代邀了，一會兒就來。」不一時管通甫、袁子仁都到了。

金守峰還約了一位江蘇候補知府葉勉湖，名字叫傅判的，是四川人。客齊入座，金守峰說：「大約在座都是喜歡熱鬧的，自然就要叫局了，星翁這回叫那個？」范星圃道：「才在張園碰著林鳳雲，我已經同他說了，就叫他罷。」金守峰又問增朗之道：「朗翁還是叫大先生呢，還是叫小先生呢？」增朗之道：「隨便罷。」金守峰道：「那麼薦一個大的，一個小的，朗翁回來自擇罷。」金守峰就薦了迎春二街的六滾香，范星圃的王桂香、管通甫的文采仙，都是金守峰向來曉得的，也不再回，連袁子仁的周寶寶，他自己的花文蘭，都寫好局票發出去。不一時，局已到齊，增朗之看那顧寶琳，真是明眸善睐，可惜太小，不過十一二歲，那六滾香約有二十外點，態度也還風騷，散席之後，同著范星圃在林鳳雲、六惠香兩處打了個茶圍，一同回寓。

第二天，管通甫請在鬆盛衛術文采仙家，又添了一位公信洋行的買辦屠桂山，他叫的是平安坊的李秀卿。這六滾香曉得增朗之是戶好客，下了身份的恭維勸著，翻過去擺了個雙桌，因為客少，范星圃替他添請了冒谷民、江志游兩位，江志游叫了個崑曲好手張五寶，冒谷民叫的是美仁裡的聶倩云。席散之後，六滾香硬留著增朗之住了，怎奈他的相貌不及龍玉燕風致，不及楊姨娘本領，也不及猶雲娘、水柔娟。增朗之是曾經滄海的人，並不十分留戀。范星圃也在林鳳雲家吃了桌酒，恰好新裕船到，兩人也就收拾動身，天津也未耽擱。

到了京中，同在西河沿的高升店住下。第二天增朗之帶了老翁的信，要去見那厲大軍機。范星圃也就托他先行問候，到了總部衙門宅子，投進帖子去，這就同那第三回書中，厲大軍機看見帖子相接了，回事的把增朗之領到小花廳，不多一刻，厲大軍機出來相見，增朗之見了太老師趕緊行禮，厲大軍機彎腰立受，增朗之又站說：「小門生的父親吩咐替大老師請安！」

厲大軍機一面讓座一面說：「你老人家可好？我同他倒有好幾年不見，近來缺況如何？前回制台保了他，其實進來走一趟也就可望放缺的。」增朗之回道：「通州的缺近來還不如前，父親本來也很想進京，只因地方上紳民都不讓走，前一回請開缺引見，稟帖都已寫好，被兩個紳士硬攔著不准發，所以也就遷延住了。」厲大軍機又問：「你這回可是來引見的，從前下過場沒有？」增朗之應道：「從前下過兩場，父親因為近來聽見科舉要停，所以叫小門生引見到省歷練歷練的。」厲大軍機道：「那也不過是他們那些趨時的人，在裡頭興風作浪，始而要廢八股，既而又要停科舉，學堂同是一樣的為國求賢，只要那選才的取士必端，不上那些輕薄少年的當，都可以拔取具才。又何必輕言改革呢？你看本朝多少名臣，那個不從八股科第裡來的？也不見得定要策論學堂才能造就人才，朝廷的意思也還未定，再看罷。」又問：「你這回是一個人來的，有同伴的沒有？」

現在住在那裡？」增朗之回道：「昨天到京，就下在西河沿高升店，有一個同來的浙江人，優貢知縣范今承吉也是來京引見的，范今說從前也見過太老師，明天就要過來請安。」厲大軍機道：「這人我卻聽說筆下很好，我見過沒有可記不得，他明兒來談談也好。」又問問江南的事情，就端茶送客，送到廳門口，厲大軍機就不再送，那賈端甫曉得老師會客之後，大約要進去歇歇，早已溜回自己宅子去了。增朗之回到店裡，卻好范星圃也從他老師洪中堂宅子裡回來。增朗之向他說道：「厲大軍機那裡，我已經替你說過，他說曉得你筆下很好，叫你明兒去見呢。」范星圃說：「費心費心。」次日飯後，范星圃穿了一件寬腰大袖拖天掃地的藍夾袍子，舊緞子外褂釘了一個舊夾金繡的補子，那雀子已經要快飛去了。坐了車來到厲大軍機門下，厲大軍機還未回來，在門房等了一到，送了一分門敬，恰好，厲大軍機朝罷歸來，看見帖子，也就請見。這范星圃是新學舊學、詞章性理、經濟考據無一樣讀不來的，曉得這位大軍機脾氣，所談的皆是些只須飭紀整綱，不可妄更法制的一派議論，又說到財政不足，范星圃講的是財政重在節流，而現在多從開源上著想，不知國家的財源無不出自百姓，若為國家再求開源，百姓豈不格外吃苦？如那直隸的苛細雜捐，還要行甚麼印稅？幾近於民不堪命。前次那道逾旨，真是軒輊民艱、力固邦本的深仁厚澤。近來各省專講製造興作，一年耗費繁多，倘將這些上頭略為節省些，豈不也就可以足用了呢？這一席話，說的這厲大軍機托額點了又點，真是賞識，約談了有一點多鐘才出來。

隔了幾天，直隸會館團拜，厲大軍機因怕繁瑣，只早上到了，一到就回來了。管會館的一位司官格外恭維，單送了一桌菜到宅子裡來，厲大軍機一想：增朗之的老子饋贈甚殷，這回他兒子帶來的東西也很不少，現成的酒席不如請他來吃一頓，總算盡一盡情，那范星圃人也很有道理，與他住在一處就一起請了罷，叫賈端甫來陪陪。想定了，就吩咐回事的寫個單子去請，這單子送到高升店，增朗之、范星圃兩人才從館子裡赴席回來，見單子上寫的是：「翌午菲酌候光，范老大爺、增大老爺，」底下注了個西河沿高升店，賈老爺底下注的本是總部衙門，那賈老爺一條下面，已經恭恭敬敬的寫了「敬遵」兩字，他們兩人也趕緊照寫交與與人，增朗之一想：這賈老爺定見是那賈端甫了，老人家本說過，他是厲大軍機的得意門生，我這回還沒有去拜他，從前在通州又見過，的明兒同席見著豈不難以為情？他是厲大軍機賞識的人，不可得罪，不如趁此刻去拜他一拜，再重重的送他五十兩的代土儀，他一個窮京官見了必然高興，將來還可托他在屏大軍機面前說兩句好話呢。當時套好了車，寫了個代土儀的匯封套，簽子旁邊注了「五十兩」三個字，取了張五十兩京平松江銀的票子封在裡頭，插入靴頁揣在靴桶子裡，上了車。到了總部衙門刑部賈的門口停了車，帖子進去，倒也請見，行了禮分賓坐下，賈端甫道：「朗翁我們倒久違了，尊大人好？」增朗之連忙應道：「家父替端翁請安，端翁向在京好，寶眷記得那年是同進京的，現有幾位公郎？」

賈端甫道：「敝眷進京的時候只有一女，前年又添了一個男孩子。」又寒暄了幾句，增朗之在靴桶子裡取了靴頁子，拿出那個封套來，說道：「此次到京，因為既要坐輪船，又要換火車，行李多了難於照顧，所以沒有能帶得甚麼東西，這裡有些須薄敬聊代土儀望乞笑納。」說著把匯封套雙手送了過來，以為賈端甫必定欣然接受，那裡曉得，賈端甫接到手裡看了一看，登時臉上顏色一變，做出一種凜然難犯之色，開口說道：「我們讀書做官的人，這『操守』二字是最要緊的，就同女人家的名節一般，我雖是個寒士，卻向來於這些上頭最有把握，通籍兩三年來，從未受人家絲毫非分之財，豈不知道這部曹是個窮京官？然而貧乃士之常，只有學那君子固窮的一法，不是我說，朗翁此番是要到省為民父母的了，這品行是最要講究，『鑽營奔競』四字，萬不可犯。現在朗翁送我這份厚禮，把我賈端甫當作何等樣人看待？就是朗翁也未免自待太薄，豈不聞關西夫子所說的『天知地知你知我知』麼？我因為在家裡承尊大人見愛，所以閣下來了我就趕緊請見，那曉得閣下是為乞憐營私起見，我就不敢親近了。」說著把封套交還增朗之，就端茶送客。

只氣得這增朗之目瞪口呆，心裡要同他辯駁兩句，嘴裡又說不出來，只好忍氣吞聲而去。從來賈端甫見著同鄉親友來找他尋門路的，他就把這段事體說在前頭，使人不能進言，所以他「暮夜卻金」的美名也就傳揚殆遍。

第二天午後，大家都到了厲大軍機宅子，等厲大軍機回來一齊進去。席間談論起來，賈端甫也深佩服范星圃的見解，彼此頗為相投。次日，范星圃拜了賈端甫，過一天，賈端甫也去回拜了，彼此聚談了幾次，兩人取選雖然不同，而做官做人的宗旨則一，所以愈談愈覺合式，有個惟英雄能識英雄的光景，兩個人就訂了金蘭之好。這范星圃掣的是江西省，這一次引見單子江西省的知縣只

有兩個人，那一位姓名純號天然，大興縣人，原籍安徽。他的胞兄叫做任善號令龍，是個援貢用的工部司官。這任天然的父母都已過世，他也曾考過一次小考，學台說他筆下也很暢達，但是，八股的篇幅不大合格，而且還有些傷時的話，礙於功令把他取了一個附生，他從此就不考了，在各處衙門局卡營裡謀了處筆墨館，後來，被一位盛京將軍敬熙帥賞識了，請了他去辦折奏，又叫他捐了一個策省，縣裡替他保了一個以知縣分省補用，這回也是掣簽的。

他的夫人和氏名叫韞玉，同他是姑表兄妹，同歲生的，他兩位的母親姑嫂之間最為相得，時常交換乳哺以為戲雜，他兩個三四歲上同在一處玩耍，六七歲到十二三歲，都是同在一起識字讀書，真是兩小無猜，彼此都有個鶼鶼蝶鮮之意。不過沒有像那小說書上所說的，互贈表記私結絲羅耳。兩家父母都甚通達，並不拘定姑表之嫌，就給了一重親上的親，到了卻扇之夕，玉台鏡下果是老奴，自然非常愛戀，生了兩個兒子一個女兒，都還小呢。韞玉小姐一位哥哥名叫用頤號養田，也是個兩榜部曹，任天然到奉天去的時候，韞玉小姐在那裡過了一年，因為怯冷，就托從小用的一個丫頭名叫可兒的叫任天然收了，自己仍舊回到京裡娘家暫住，卻又替大的一個兒子定了和養田的女兒愛卿。任天然因敬熙帥升了兵部尚書，也就同著回京引見，同范星圃在吏部演禮會見，因係同省同寅，彼此都拜過了，不多時引見下來，范星圃、增朗之都到厲大軍機那裡稟見，恰好兩人去後，賈端甫將將進來，厲大軍機同他談起這兩個人，賈端甫說：「這范星圃是個遠到之才，斷不久於百里之任。」

厲大軍機亦深以為然，賈端甫又說：「這增朗之是個浮薄子弟，前次接到家鄉親友來信，說他這回是因為鬧得不得下台，奸占幕友妻女，串通幕友弄錢，幾乎把他老翁的功名送掉，不得已才叫他引見到省的。」厲大軍機見了增朗之的見面，本嫌他舉止輕機，聽了賈端甫這番話，更不喜歡，原想不去招呼他，因他老子惠前洲是從前挑取騰錄的門生，自從選了鹽城縣出去，那時自己還是內閣學士，到而今，十多年來，他每年冬天總是二百金的炭敬。就是那年做那東安的苦缺，他都未少分毫，遇到生日還重重的另送。而這交情全在未進軍機以前，是很燒過一陣冷灶的，與那些錦上添花的不同。他兒子雖然不好，到底不好意思不照顧照顧，他臨走的時候，還叫一位軍機幫著寫了一封信與廣東督撫，說這增分是某某尚書的通家子姪，年富力強，請推愛器使的話，看似極平淡的一封信，然而廣東督撫就奉如律令。增朗之到省不久，就委了一個釐差，這且按下不提。再說那范星圃，領憑之後各處辭行，范星圃人品出眾，守舊的人喜他的誠篤，唯新的人喜他的高華，凡據要津的他無一個不處的極好，早已爭著致書江西當道替他揄拂，並用不著他自去投薦。他出京之後，又回到杭州，接了他夫人羅氏同他的一位小令郎，然後到江西稟到。

這江西撫台姓梁名廷植號培庵，是一位秉性爽宜，愛才如命的人。范星圃來到省的時候，就接到幾封京信，就說他是個長材，見了面聽他的一番談吐，真個名下號靈，就委了他當本衙門的文案。正值朝廷要變通政治，他代擬的一個折子論古酌今，大中正筆墨，又揮灑自如，真個是崇論宏議，不愧名臣奏疏。梁培帥歡喜非常，不久就委了他署廬陵縣缺。他曉得這優貢知縣補缺甚難，同那稟號商量，替他挪墊加捐一個海防通缺的花樣，那稟號管事的見他是撫台賞識的紅人，那有不肯通融的呢。他到了廬陵兩個月內，就結了三百多起的詞訟，不到一年，學堂也建設了，警察也辦成了，工藝廠、農學廠都次第開創，真是百廢俱興政平訟理，梁培帥更加喜歡。調了他的新建縣，補了他的東鄉縣，他調新建，這廬陵就委了同他一起引見出來的那位任純接署。因為這任純到省之後，進了課吏館，梁培帥於課吏一事最為認真，月月總到一兩次的，看見他做的策論，填的日記，筆墨很好。范星圃委缺出去之後，就委他進衙門辦文案，看他當差極為誠慎，是安詳沉實一路，也就狠為賞識，所以就委他去接范星圃廬陵縣的手。任天然在院上曉得這范星圃是擾台一面明保，一面密保，說他是江西第一良吏，才堪大用，折子已經拜發了，想他如此政聲卓著必有非常經濟去接他的手，真恐怕極盛難繼呢。究竟任天然做的何如，請諸位慢慢再看罷。